

防卫森严，苦不得机会。筹思再三，忽忆前任奉天讲武堂教习时，该校监督崇恭与弼友善，乃拟派其学生熊斌、刘升之兼程赴奉，用崇恭名致电于弼，伪称赵尔巽愤宗社将亡，举恭来京，共图挽救；预计电到后，与同志各怀弹，持崇恭名刺分赴良弼、荫昌、铁良等宅，诱而杀之。以此商诸同志，众虑其谋太险，徒死无益。家珍慨然曰，赴义岂能相强，我一人为之可矣。遂偕杜黄裳、赵铁桥、陈宪民数人入京，税居中西旅社，求良弼小照得之。至十二月初六日，始探悉清室内廷于是月初八日假腊八赏赐喇嘛恩粥典礼，召集诸亲贵密议南北战事，默计机会难得，遂避人作绝命书寄诸同志，并嘱其仆伍焕章次晨将衣物运津交民意报馆。及期乃服标统制服，身佩军刀，乘车诣金台旅馆，言自沈阳来，因军事来京，怀出崇恭名刺予之。遂命车入前门，先至军咨府及良弼旧宅，均不遇，复诣红罗厂良弼新宅。阍人答赴摄政王府未归，乃趋候门外。有顷，良弼施施而来，遂回车踵之。甫入门，弼下车，家珍亦下，出崇恭刺求见。弼曰，夤夜至此，胡匆迫乃尔。家珍乘其不备，掷一弹未中，又掷之，轰然一声，阶石尽裂，良弼被炸断左股，晕绝卧地，弹触石反射家珍头部重伤而殒。同时毙命者有弼卫兵八人马弁一人。良弼久始苏，唤其教读康撰瞿至，谓之曰，我辈军人，死何足惜，吾见政府不可为，故组织宗社党以图挽救，今我死，清室亦亡，刺我者真知我者也。长吁一声，血涌而逝。是役家珍同党均以事前措置有方，未及于难。时袁世凯方谋夺取清室政权，以宗社党作梗，异常棘手，及良弼遇刺，乃私谓庆王奕劻曰，家珍为奉天讲武堂及东三省学兵营教练官有年，二十镇中下级军官多出其门，滦州兵变皆其勾结，今近畿迭出暴举，足征革命党势力已及肘腋，此后祸变将防不胜防矣。奕劻以告清太后隆裕，清室震栗，由是逊位之局乃定。是则南北和议阻力之消除及清帝逊位之决心，实家珍一弹之力有以致之，厥功伟焉。

旅美华侨组织空军始末记

吾国人之组织空军，始于辛亥革命一役，在辛亥八月武昌革命军举义之前，孙总理已使美洲致公堂黄三德、唐琼昌、朱三晋及同盟会李是男、黄芸

苏诸人合设洪门筹饷局（又称国民救济局）于旧金山，以供国内各省发动军事之需。嗣鄂省军兴，各省纷纷响应。余先期奉孙总理电召，自加拿大至美襄助募款。是岁九月有芝加古埠党员梅培建议组织飞机队，请由筹饷局拨款购机，并雇用美国机师回国参与战事。余及筹饷局诸干事均赞成之，遂委托梅培以购机及延聘机师等事，使就近斟酌办理。惟其时党人咸缺乏航空知识，华侨青年在美国飞机学校肄业者，只谭根、林福元二人。谭属同盟会籍，甫毕业而未取得万国航空执照；林系帝国宪政会会员，由《世界日报》供给学费，余等以宗旨不同，未使约其参加。梅在中美经营月余，雇得美人飞机工程师威尔霍斯（Wilcox）一名，及购置寇蒂斯（Curtis）厂制单翼飞机六架。另有同志学习工程助手李绮庵、余夔二人。威机师之雇用条件为期限一年，工资美金一万元。十月下旬威机师及李余同到旧金山，余与细谈，始知威尔霍斯为一修理飞机工程之专家，并不谙练驾驶之术，若无飞行专家同行，则所购飞机等于无用。乃亲访谭根，请其随机返国，专任空军统领之责。谭以万国航空执照尚未颁到为辞；但允于颁到后立即赶回参加。余等遂不得不令威机师等先期至上海候之。时余已受致公堂及同盟会洪门筹饷局三团体之委托，以旅美华侨革命党总代表之名义，回国参与组织临时政府事宜，与威机师等先后率飞机二架莅沪，尚有飞机四架则于两月后由梅乔林等携回。南京政府既成立，各飞机均运抵南京，由总统府拨地开辟飞机场，特令旅美归国党员邝灼等驻守机场四周，以资拱护。二十日后第一飞机装置竣事，然未飞行即已损坏。诂上海各报纷纷记载，竟称余为飞机师，谓冯某第一次试飞，已飞至四千尺以上，孙大总统深为嘉许等语。盖一年前曾有飞行家冯如在粤试演飞机失事，各报以为余即冯如，故有此种误会。某日驻宁美国领事访外交部长王宠惠，谓其夫人毕生未见飞机，欲于定期飞演之日同往参观。王外长以告总统，总统询之于余，余曰：“谭根尚未返国，此间尚无正式飞机师，倘俟飞机装置完善，亦恐无人能飞，暂时似不宜请外宾参观云云。”王外长遂婉辞谢美领事。民元二月第二飞机装置已妥，惟谭根仍无归国消息，总统以有机而乏人驾驶，深为失望。总统府庶务科长朱卓文自告奋勇，谓在美时曾随美机师某凌空数次，大可借此一显身手。及试飞日，余及总统府各职员同往参观。朱卓文周身是胆，毅然登机，诂此机离地不及三尺，即堕地损坏，朱所戴军帽破毁作数片，头部仅有微伤，亦云幸矣。无何南北和议告成，一日孙总统、唐少川、胡汉民及余闲谈，偶及飞机效用事。余曰：“此次由美带回飞机，因余等绝无航空知识，误以为凡飞机工程师皆能精于驾驶，只雇有修机员，而无驾驶员，遂致此机等于完全无用，非常可惜”等语。唐少川曰：“机虽无用，

亦有大效，盖北京各报曾转载沪电，谓革命军飞机凌空数千尺，威力如何伟大，袁世凯即以之威吓清隆裕太后，隆裕为之动色下泪，其退位之果决，此亦原因之一”云。南京政府解散后，美机师即给资遣回本国，此项飞机由朱卓文措置收藏，后无所闻。余任稽勋局长时，尝于民元秋间向袁世凯建议组织飞机队，并荐谭根回国任编练之责。袁饬参谋部向余协议进行，卒无结果。同时谭根在美发起飞船公司，向华侨招股成立，拟遍游檀香山菲律宾各地飞演谋利，纯属营业性质，附股者多国民党员。民二七月赣宁讨袁军起，余于是月下旬脱险出都，莅沪日知谭根方率飞行公司人员在檀香山各埠飞演，遂电该埠《自由新报》转谭，令速携飞机回国参加讨袁义举。谭复电上海《民立报》转余，索汇旅费三万元，余无以应。民三谭率同伙至日本谒孙总理于东京，总理委任谭为中华革命军飞机队队长，谭后游菲律宾，借飞机营利，以得菲岛国民党员之助，获资甚丰，然其为人赋性忌刻，见利忘义，渐与国民党同志不协。民四归粤，在香港、广州等处飞演，哄动一时，粤督龙济光探悉谭与民党颇有渊源，以其属美国籍民，不敢加害，乃诱以巨利，谭为所动，竟与民党脱离关系，而世人亦不齿之。谭得资后，遂抛弃航空生活，优游自得，卒以暴病身死闻。民三旅美国国民党员张洛川、汤汉弼等组织一秘密团体，曰救国社，尝集款训练航空人才，作二次讨袁军之预备，同志之应募就学者，有朱汉彝、刘恢汉二人，均在美西山的古航空学校毕业。乃朱刘等于学成后同改就别业，无志回国服务，殊属憾事。民四五间旅加拿大各埠国民党分部先后派党员至飞行学校肄业，造就航空人才颇不乏人。民五讨袁军兴，居正奉孙总理命起兵于山东潍县，所部有华侨飞机团，以夏重民、伍横贯为正副团长，参与团员多归自加拿大。然成立未久，而袁世凯已伏天诛，各团员未得一试其技。同时旅美国国民党支部亦拨款养成航空人才，先后应募者有李光辉、张惠长、蔡司度、陈庆云、杨仙逸、周宝衡、黄光锐等数十人。民九九月陈炯明自闽回师讨莫荣新一役，张惠长、杨仙逸、陈庆云陆续驾驶飞机轰炸莫军，立功至伟。回忆当日朱执信孙哲生及余等设立机关部于香港东京酒店，密由美国购入飞机数架，使杨仙逸、张惠长、陈庆云等由澳门飞入粤省，一举而攻陷虎门，再举而克复广州。当飞机飞达广州，投炸弹于德宣街督军公署时，莫荣新、郭桩森、杨永泰、李根源等方集桂系及政学系诸首要在公署开军事会议，及闻一声炸弹爆发，乃仓皇作鸟兽散，是为广州有史以来之飞机炸弹第一声，是不可以不纪也。溯自辛亥以至民九，美洲华侨党员组织空军者五次，一为民元南京总统府之飞机队，二为民三美洲救国社之训育航空人才，三为是年孙总理对于谭根飞机队长之委任，四为民五山东潍县之中华革命军东北军飞

机团，五为民九讨桂逐莫之飞机队。第一二三四之四次，或以技术欠精，或以组织缺陷，或以时期过短，或以服务不忠，均不能施诸实用。至民九讨莫一役始奏肤功，今之言空军者，饮水思源，当亦知所本矣。

粤记者陈耿夫被害始末

陈耿夫原名友亭，广东南海县西樵乡人，少读书乡塾，学冠侪辈。稍长，以家贫不能自活，乃之越南海防谋生，初依其戚某在商肆司账。岁乙巳（一九〇五年）旅美华侨冯夏威以愤美政府颁布华工禁约，自杀于上海美领事署门前，各省志士大愤，纷纷组织拒约会及鼓吹抵制美货，以图挽救。耿夫在越南闻之，乃向侨胞尽力提倡，为国内拒约会之声援。侨商刘岐山、甄璧、林焕廷等深为感动，爰假海防台湾街三十二号万新楼为拒约会办事处，风声所及，西贡、堤岸、金边各埠侨胞亦相继发起，耿夫之力为多焉。丁未（一九〇七年）春孙总理自日本莅河内，越南各埠同盟会次第成立，海防党员举刘岐山为分会会长，耿夫为书记。丁戊两年革命军先后在钦州之防城、广西之镇南关、钦州之马笃山、云南之河口等处举义，海防实为粤、桂、滇三省交通枢纽，党人购械运饷，多出此道，耿夫力助刘岐山等措置供应，饷械赖以不梗。戊申（一九〇八年）三月河口之役既败，黄克强、胡汉民暨侨商黄隆生、甄吉庭、刘岐山诸人以不容于越南政府，先后他适，党人历年在粤、桂、滇三省边区之军事活动，遂因而停顿。耿夫亦于己酉（一九〇九年）秋赴香港，访余求相当工作。余乃以《中国日报》记者一席处之。庚戌（一九一〇年）正月倪映典以广州新军反正不成，死之。耿夫以在海外宣传革命，功效远不若内地之著，遂决计亲至广州创办报馆，为文字上直接鼓吹。旋发刊《人权报》于城西洞神坊，与《国民报》、《平民报》、《天民报》、《齐民报》、《军国民报》等各倡急激论调，为广州黄花岗一役前后民党报纸一时之盛，耿夫亦视此时代之工作为彼一生最得意事业。及辛亥九月广东反正，耿夫专心在同盟会办理党务，不求仕进，旋同盟会发刊《民谊》杂志，耿夫任编辑人。

民二秋各省讨袁军失败，是冬耿夫亦亡命日本，与余邂逅于东京。尝语